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三〇〇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二〇冊目次

皇明奏疏類鈔六十一卷(二)

〔明〕汪少泉輯 孫維城等重輯
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皇明奏疏類鈔六十一卷(二)

〔明〕汪少泉輯 孫維城
等重輯

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浙江圖書館藏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四

君道類四

陳愚見以裨 聖化疏

劉忠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

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臣 朝廷已屢有 敕

旨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

詣臣家存 問臣扶病望 闕謝 恩訖切念臣以

蟬蛸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殿閣則駢聯孤

卿之銜品桑榆則重拜 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陰

崖露涓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施今賤子幸乃並

收寵並乾旋老當屯遣將危將殆且悲且歡欬枕授

意令子代書效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

於牀頭竊史鱸餘諫於牖下切惟 人君莫先於

定 國定 國莫先於 正身然 君身所謂正

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來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

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

馭朽履冰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良謀 中興英

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

人退小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大廉靜光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明其學負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

尺度之權衡奠 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

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者彼小人者或勸於

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

者陰險姦惡嫉賢妬能納賂招權口蜜腹劍結與援

以固寵榮諂言路以規舉劾鮮廉疾恥辱道喪心誤

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姦進拔邪佞以延譽

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林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

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于鷹揚而九齡輩驚

心於袂免張說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貧死於蒸毛邪

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 臣拳拳以進君子退

小人為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 藩邸

之初心念 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荒縱之源

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蔽精神無嗜

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為言路之罪

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

陰為邪佞以延譽無納讒口以防深厚之詐欺惜

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材

擁虛器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竿練兵必趨關之勇糜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於意外內修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爲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篇切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帝所爲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况隋無積善之慶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續叨 內宮忝與政幾同官悉三壽之良獨臣乏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隨時早晏臨御 文華默召輔臣密授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一

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卽於各官衙下直書數言務使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 宣撫巡藩臬來 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問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文仰承 德意會萃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畱中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 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才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

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此臣肉食四十餘年叨聞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少贖枉生之愆但蟻虱已臨於湯沐之既具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能啓 帝王心印之寶篋雖黃舊筆亦有愧伏翁口授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習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俯賜哀矜曲加采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爲此具本賫奏以 聞奉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四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條陳弊政疏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足食足兵孟軻每語王道亦未嘗外耜桑而有高大難行之說是知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其偏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操以實內地足衣糧以卹邊軍振紀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為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便轉輸以甦民困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為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夫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五

京師天下之根本 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居守環列周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為慮深且遠矣臣造朝一月目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盛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之何以壯國威而懾姦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號稱百萬團營之所揀選號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流而不至

有膏粱儂帥濫竽其間矣乎為卒徒者果皆臂力過人

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竄名隱射耗數於其間乎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故殷武車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美以為得包桑之良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憚壓遠近之邪心者失今不治竊恐覆失居重馭輕之權養成尾大不掉之患臣誠至愚不能不為盛世憂之昔周勃仗北軍之強乃能制產祿之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六

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不可救藥殷鑒不遠患須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盛甲必稱身而後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為重也使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其他各營之眾汰老弱偽冒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撥之選而役占

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貧軍不致怨嗟逃避

輦轂之下宿弊一清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
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
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
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
省未暇遽論如河南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
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

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
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
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七

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

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

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

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

於私有賚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

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

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

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

官軍留於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隣境有

劫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

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

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

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卹邊軍

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

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

邊軍征剿流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

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

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

之心萌輕視之志况以各邊撫臣撫處失宜將領剝

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於軍門擅殺不思推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八

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

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上救下吏兵

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更置之賢

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

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

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

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

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

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綱不振宋儒朱熹

嘗言紀綱在勅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以此也在昔

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德年間
逆彬怙勢曲庇邊軍又因功次不明使賞濫及無功
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緩而
姑息之政行軍恃眾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
人養驕子哭卽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

皇上大奮 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
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
上下之分以峻其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
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
之政則威惠並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豶豕之牙吉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九

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兇狂於彼而振紀綱
明教化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牙爪
而無反噬之足虞此卽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
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
有定期起運存畱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
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畱心 國計
者名爲俗吏用心勞而反得謗急事奉承者稱爲識
時自處逸而獲美稱此各官鮮肯着實幹事每歲正
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
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

官或委勤事或責遠遊無人收多致
月以後軍船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
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
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
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
政司會計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
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
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謹守巡各
官毋蹈往轍於收糧東作之際舟輿銜尾旣往復來
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十

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弱各有豪強糧里豪強則
以善弱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弱則
畏刁惡人戶如虎狼縱使拖欠寧警產代賾而不敢
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善
善弱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弱者愈苦
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
可革矣二弊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
里不致追賾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
便轉輸以甦民困 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
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旣多解納維

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為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為寇讐兌軍之類每石大略包贖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贖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即為乞丐者矣家

有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即為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為數十家朋當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糧長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適負動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

也非為已地者但宦於東南年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伏乞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兌運等官上下一心同恤民隱本等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聽戶部及科道等官指實查叅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糧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敢害人而稅糧易完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為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為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為出又不量出為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

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為出之實政臣愚以為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直隸各府每歲所入所出俱查其的數分為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上科道官各查凡有費用有約於昔而浮於今者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於哀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出不踰於所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 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母將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

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者大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為盡於兼弁耗於奢華似矣而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時苟且而水利塘坊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人性本無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惡之中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量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皆未得為中和之極賢人之學雖顏回不能免此故孔子有克己復禮之訓而宋儒程氏申之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歟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小而一顰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

皇明泰疏類鈔

卷之四

十三

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感於彼何患乎雨暘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臣於篇終敢舉以為

聖明獻

皇明泰疏類鈔

卷之四

十三

忠益疏

胡世寧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 聖恩錄用強疾來京途聞

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為 宗社生民喜幸無

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於治道者試為

講義三章到京之初即欲封進然思 陛下天縱

之聖乙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一經筵所講豈其少

此而臣為此冒瀆豈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

躇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食芹而美思獻王室

者豈為王室無芹而欲為獻蓋區區忠愛之誠不能

自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

皇上萬幾之暇特賜 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更

乞留中垂意若係妄言非忠批外擬罪臣愚甘當重

黜謹開另封進呈 御覽講義三章大學一章秦誓

曰若有一箇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焉人之有

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

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

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

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途

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這是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臨了這一件大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十五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十六

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

蓋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

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

一着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出兩箇當好當惡的人

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警戒羣臣也

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易直之貌技謂有能彥是美士

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箇大臣只是

老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易直正其度量

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一般歡喜見

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

處甚於口之所言這箇大臣能容得天下之才德如

此人君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

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執定之辭蓋子孫得他保則能

世世為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有

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也由他好賢樂善薦

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立

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

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立心虛詐不一不能

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媚嫉以惡之媚

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以引用布列庶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奸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蠹政害民雖傳到子孫那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十七

來被他衆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一時難得亦被他人衆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凌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様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様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嫉之人奸深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他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

私故於此媚嫉之人不爲私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爲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蠻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夤緣復進以妨賢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如此蓋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媚嫉之人不爲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爲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人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六

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劾人貪暴等事而捨媚嫉不言其故何歟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彊國諸侯其人有何足法但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害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學又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爲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貨利之慾外無親近私昵之蔽而惟一

意修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 兩宮憂念存於

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此古訓試察在朝

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前一等

人也宜當信用有不肯薦賢而又怪人薦者即秦誓

所言後一等人也宜當途逐惟此一事最關治亂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書經一章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

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推衍

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

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

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

則之以爲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衍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

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治有

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

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故此言

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唯獨也辟君也福謂

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

之可畏也玉食猶今言珍羞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五

五

天明命爲天下王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

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可

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姦而治以刑罰使之知畏是謂

唯辟作威至於玉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

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玉食臣

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擅作威福僭用玉食者故曰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使大臣而有擅作福威僭用

玉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故在大夫

必害於而家在諸侯必凶於而國大夫稱家諸侯稱

國者蓋古人之大夫如今武職然多是世祿家傳僭

亂則滅其家故曰害於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

多是分封有國僭亂則滅其國故曰凶於而國人謂

羣臣側不正也頗不平也僻不公也若大臣有作福

作威玉食而君之不覺則凡在羣臣因見大臣作得

威福可以趨附他求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然從

風陰懷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心立爲一種不正不

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曲直而殺主聰明排

斥忠良以陰附權臣之勢爲禍不淺下而小民亦皆

做効成風過分僭用而不可繩以禮法此言人臣僭

上之患如此臣觀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覺威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五

五

福漸移臣下而致失祖宗之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舜典篇載舜命九官兩咨四岳其餘或咨衆論之公或因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立政篇周公告成王言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則知自古賢王進賢行賞必先咨於衆論用刑勅法必責成於有司又若不專以一己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歷天下之事故必先得忠賢數人布列卿輔要職以後命德討罪必咨衆論必聽有司從公擬上然人君察其公私可否稱制臨決是雖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昔人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王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委用姦相一人被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姦邪托爲鷹犬使之攻擊異已以致羣臣畏威服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卽與議奏其挾下奏以欺上則曰衆謂所同而不知由其一人私主也其挾上旨以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平日從諛也凡善則歸己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歸君曰上所固欲我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怨皆歸上而恩

皇明泰運類鈔 卷之四 二二

皆歸下威福予奪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國勢日去矣此後世人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太祖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監前代姦相之弊去秦漢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厭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明著二祖訓首章以爲子孫萬世之法至我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內閣多是朝廷親選翰林編修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治體公忠體國者爲之不曾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迫我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朝間亦選發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商量條旨彼時絕無偏重之勢兼且以前大臣多是 祖宗親自下僚識拔不論資格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此一得人及後 英宗睿皇帝再登 寶位凡選用卿佐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翱與大學士李賢面議可否彼時或用二臣所薦或由 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 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學相應者二三員疏名請

皇明泰運類鈔 卷之四 二二

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必資四岳詢謀僉

同之意也臣猶記弘治七年間內閣員缺吏部會推

相應六員上請 孝宗皇帝點用位次最下者二

員曰李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崇

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

人羣臣尊仰稱為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薦引隨

事附和不敢異同近又另立掌 誥勅一員多自尚

書侍郎翰林出身者不由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

後有內閣員缺即令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議奏准

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

閣取中教養之人為其門生者方得選用吏部不得

擬其陞點亦不許擅陞外職使之歷練民事稍涉干

係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閒者俱是翰

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內外

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眾者不許再加 祖宗朝

選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

私訛相傳謬稱舊制以欺後進以籍眾口下視六卿

等官勢分懸絕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

者必其門生子弟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

引前者既老責後人之報施而凡身後贈謚廕子等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三十一

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為已地而盡力為之至於纂修

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褒貶任情以是不

如 祖宗朝選取外官同修此則自古所無之大

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臣必

先用首相所欲而後敢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

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

盡歸於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 先朝楊士奇楊

榮楊溥及 今石琚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

幸而有姦險媚嫉者濫其位則被其排斥忠賢引用

兇邪國事日可憂矣 陛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

員缺吏部會推賈詠為首 陛下親用席書均之

侍郎資格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皆以為非

而攻擊不已賈詠一時雖未點陞數月以後首相坐

名取掌 誥勅遂入內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

略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

聖明豈有不知而何用於 陛下者如此不服用

於首相者如彼帖然人心所向如此今 陛下採

諸輿論斷自 宸衷慨然 召用楊一清勉留石琚

舉朝欣躍方謂 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

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 三十四